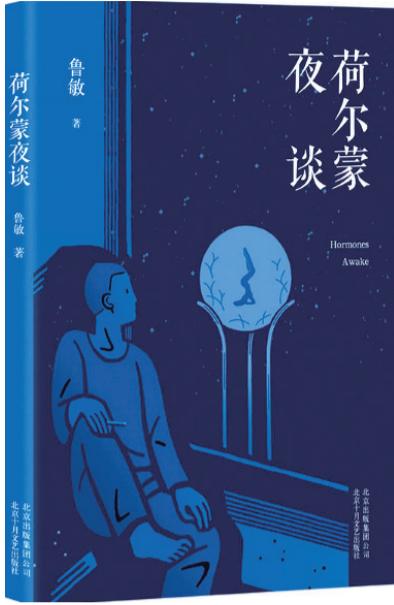


书评

鲁敏小说集《荷尔蒙夜谈》:

写实的“虚妄”

□费振钟



至,他会在确定落点时,回顾自己这一时间段上写作的主体思想方位,尽可能提供小说如何表现作者自身以及自身之外的密码。《荷尔蒙夜谈》的落点并不分散,也不遥远。如我们所知,“荷尔蒙”代表肉体与性,“荷尔蒙夜谈”可简译为“性语”。

——无疑,它是这部小说集的落点。这与其说有意识让我们的阅读视线集中到作品的“性语”叙事,不如说作者在指点我们理解它们全部的文本生成意义。毋庸讳言,这10篇作品里描写了大量“性事件”,昆汀式的“低俗故事”原非肉欲的暴露,而是出于人性、人的身体与生命的自我认知。有人疑问,“性”对于文学真的那么重要吗?《荷尔蒙夜谈》作了肯定回答。它成为“夜谈”的动力,也成为所有故事叙述的语言能力——除《荷尔蒙夜谈》之外,还有《枕边辞》。作品里不具姓名的中年男人,对他的小女友讲述18岁的时候,他在返乡奔丧路上遇见一位淮剧女演员,在乡村旅店里,当年幼稚的中专生从大他16岁的女演员那里获得人生最重要的“性教育”。小说所叙,不单单是“性启蒙”故事,还是一个女人之于男人的“成长”故事,有一种生离死别的虚无与绝望。甚至,《万有引力》的连环故事也是从“看门人”夜听邻居男女性事的习惯偶然中断开始的。看门人受此影响,那天早晨起来心情很坏,粗暴赶走在门口停车的武警中士,武警中士将怒气转移到一家公司的消防——经过一个白天连环推转、勾连挪移,故事又回到开始。其余各篇章,《徐记鸭往事》中“徐记鸭”小店主,得知自己“戴了绿帽子”,便试图以“性报复”讨回尊严而杀人;《西天寺》用半部篇幅写空虚的城市青年符马与“那个女孩”在快捷店“约会”;《拥抱》中当年学号13的女生,受中学同学40号请托,与他的儿子制造“约会”,在满足青春期男孩的性爱想象的同时,也在“拥抱”中弥补了自己少女时代的缺失;《三人二足》中空姐章涵遭遇“恋足癖”的鞋店老板,沉迷另一种“性爱”,既享受又痛苦而无力自拔。所有这些,都属于“性”的直接陈述而指向语言经验,以此建立了完全的小说叙事文本。即使《大宴》与《幼齿摇落》,也不落痕迹地从某个局部、某一情节片段上,看到丝丝缕缕的“性意识”染指于人物行动,暗助叙事一臂之力。

相对于《荷尔蒙夜谈》“性困扰”的欲说还休、《枕边人》“性成长”的游离往复、《三人二足》“性倒错”的执迷眩惑、“拥抱”“性关怀”的自怜自哀等从不同对象和不同角度赋予身体自在性、自成性,《坠落美学》终以“性的幻灭”得到全称表达。正如题义,身体的自在性与自成性,不是通过尘世所在的肉体坠落才能看到,而是从语言世界中将生命坠落尘世,最终为我们阅读所知。“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身体们,本次航班将在三分钟后自由坠落,请您的身体保持镇定并做好坠机准备,我谨代表本次航班全体机组人员感谢各位身体的配合,并向各位身体送上最亲切的道别……”

小说借空姐甜美的声音宣告了“坠落”的完成。坠落不是单个身体,而是所有身体,并且所有身体都在自由中坠落。坠落不代表死亡,死亡却是最显明、最见价值的坠落。

这里的死亡,不仅是对身体的认定,也是对身体自由意志的认定,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坠落美学》的美学闪现。身体自在,因此自由;身体自成,因此有限。有限与自由构成了生命与生存不可确证的虚妄。如是,经由死亡之眼,我们从怀疑与猜想中洞见世界本质。

庄子《逍遙游》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如果拿来比喻身体,身体既是野马,也是尘埃,上扬生命之气为野马,而坠落皆为尘埃。造物的世界如此,语言的世界如此,内在世界如此,小说创造的现实世界亦如此。

从《荷尔蒙夜谈》可以看出,鲁敏写作中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写实(摹写并创造现实)能力。很少有作家能像鲁敏这样,在小说叙事中自觉追求戏剧因素,她在小说情节结构上的波诡云谲,表现得更像一个熟练的戏剧家,而最能显示其作品戏剧效果的则在于她的语言,一种类似古希腊经典对话式的戏剧化文本语言。在这些作品中,“谈话”作为一种刻意的语言方式,将人物叙述变成了戏剧性叙事对话,由此从文本中诞生了假想中的观众——作者本人和读者,他们与“对话者”同坐一堂,聆听并参与对话。戏剧开始了,“对话”营造了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人们身临其境,故事如实,世界如实。那么,还有比这样的小说更“写实”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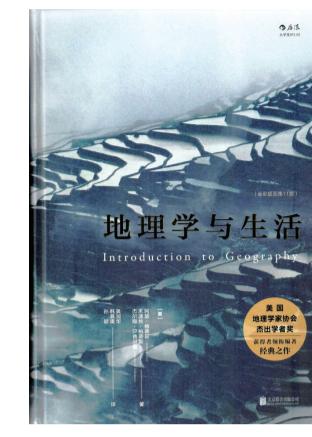
《荷尔蒙夜谈》,鲁敏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荷尔蒙夜谈》,鲁敏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地理学与生活》,[美]阿瑟·格蒂斯等著,黄润华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3月出版



“一带一路”宏图当前,文学和国家其他各项重要事业一道,正面临切近而又崭新的世界性发展格局。而当代世界,无论自然条件还是社会人文,都鲜明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区域差异和空间错落态势。对此,单纯依赖身临其境的感性经验或纸上得来的信息资料,已很难形成相对清晰完整的认识。非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知识和经验紧密融合起来,互补互证,交相参照,一个立体的世界才会真正向我们敞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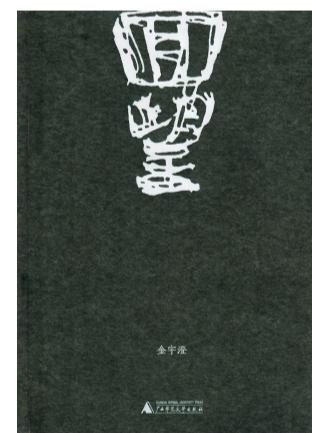
这本图文并茂的《地理学与生活》,展现的正是多样化的人类全球生活经验和跨学科的世界地理常识系统整合的一幅宏阔图景。它译自在北美地区享有盛誉的一部大学地理通识教科书2008年第11次修订版。书中的数据、图表和观点话题都更新、扩充到了临近修订版面世之际的年份。甚至全书13章里的一多半,都是从描述和探究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际热点事件和世界自然、人文地理方面的新现象开始入题的。这使得整本书读起来不仅没有寻常教科书那么枯燥生硬,而且好些乍一看题目很专业的章节,都会给非地理学专业的读者带来一种释疑解惑、获得时事新闻背后的种种科学新知的惊喜和趣味。

特别是对常年习惯于从自我视角来观察、描摹生活和时代的文坛中人,这部英文原书名为“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的大开本厚书所导向的,既是一个综合集成了全球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新状况、新信息和新问题的新知识世界,更是一个在感受、理解和把握现实的视野及方法上具有丰富启示意义的新思维世界。从篇章架构上看,传统自然地理学知识的归纳仅为全书的前提和基础,而全书的主体,则是以专题形式,就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区域地球科学等应对人类生存现实危机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进行基本常识和前沿动态的详细介绍。

《地理学与生活》虽然名为“地理学”,却并不到地理学为止,也远不仅包含着传统的地理学。在它大部头的容量和格局里,最多和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对过去世界的地形地貌和天然物候做档案式的材料归置,而是从叙述、刻画、剖析、论证多重话语的穿插并用和图表数据的匹配中,对当今时代人类生存、发展现实问题的揭示和探究:自然和人,以及依据一定自然条件建构起来的社会和人,两者间的关系在技术文明高涨的当代和全球各处的不同地理区位,为何一再重陷亲密而又紧张的悖局?为了缓解和改善这种关系,我们已经作过哪些或成或败的努力?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为此正做的科学和人文意义上的尝试又有哪些?

这都是一些未能在文学层面谈深、谈透的问题。但适时关注它们,留意它们所扩展出的经验和视野,对强化我们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思考中的时代感和世界意识,应当会有极大的帮助。毕竟已经有很多意义长存、价值久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都是从原本看起来没有文学性的领域生长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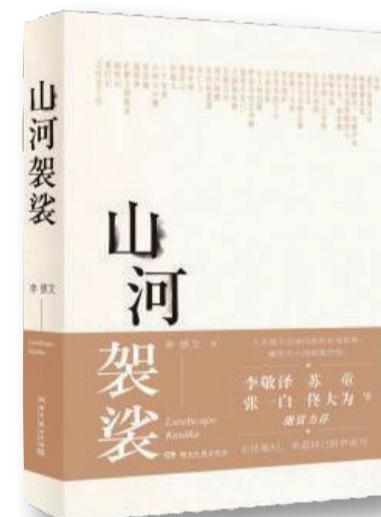
《回望》,金宇澄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金宇澄2015年发表的《火鸟——时光对照录》曾被不少论者认定为那一年中国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这一部包括了这篇长文在内的文集,在“回望”的主题下,进一步放大了作者为自己父母人生征程上的早年岁月和暮年时光,展开“对照录”式的记述与体悟的时空、心理范围。经这一放大,伴随个人家世遭逢和命运跌宕的曲折迁延被拉伸到更长、更广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相关的

与山河困顿作战

□马林雪萝



生皆苦”有了一种诗性的文本。

托尔斯泰曾说:“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迫使人们在永无穷尽的、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中热爱生活。”这要求作家必须保持对生活旺盛的好奇心、对万事万物的敏感与情怀。不难看出,李修文在《山河袈裟》里全方位展开触觉,对世间一切事物,不仅包括人,也包括动物,还包括对超越日常经验的事物,都保有高度敏感的体察和关怀,有人把这一点概括为宗教感。值得注意的是,《山河袈裟》的宗教感超越了一般的崇拜意图和简单狭隘的仪式性,而是诗性与佛性的高度统一。作者会用初见一般惊喜的眼光,面对一条河流、一堆篝火、一场大雪、一道闪电,产生新的感动与感悟。《山河袈裟》的故事形态不是线状的,而是一个由碎片构成的巨像。所有的人和事仿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和这些碎片擦肩而过,但李修文把它们捡起。打动当读者的,就是这种既有形而上精神,又有感动人心力量的作品。

《山河袈裟》提供了一个在这个时代关于生存、求索、抒情的全方位思考的可能性。正如作者所说,“我不想用某种过度的戏剧化扭曲事情本来的面目,而是选择用真实的、远离了某种中国式的鸡汤的文字,告诉你人生本来是无救的,在无救前提下,我们如何对这个世界还透露一丝一毫的热情。”

李修文歌颂的是面临人生黑暗之时没有倒下的人,是与山河困顿作战的人。在身体深处的某个角落挣扎、修行、顿悟,然后涅槃,打破山河困顿,达到自由的真境界。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在命运由暗转明之后,在大彻大悟山高水长之后,所见之物,正是身披袈裟的无限山河。

《山河袈裟》,李修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涵泳工夫兴味长

□高丽君

王宁的评论集《心灵与文学相遇》,单从题目上来说,就关乎文学和世界的关系,关乎心灵寄托和灵魂高度。25篇小说评论、15篇散文评论、15篇纪实评论、15篇诗歌及影视作品评论、14篇文学现象观察与随笔……80多篇文章放在一起,涵盖广、内容多、分量重。

纵观全书,王宁的批评是多样化的互动互补,在广度和深度上紧贴文学前沿,见解独到,眼中有文,言之有物。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对东北地区特别是辽沈地区作家的集中跟踪,对文学的地域、群体、题材等领域的积极探索。

批评是作家与读者、作品与整个文学之间的桥梁。作为一名批评者,王宁似乎一直在思考着:批评的方向在哪里?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她始终坚守着一种批评精神,那就是既不圆滑世故、四面讨好,也不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既不动辄各种新理论新概念,也不纯粹的玫瑰巧克力堆砌;不作干巴巴的理论数据展示,不搞云遮雾罩的术语名词排列;她把阅读与思考紧密联系起来,使二者互为映照、互为生发;不仅有感性、细腻、准确、包容的认知,而且有理性、广博、丰富、大气的驾驭;她的批评文字和她本人一样,老老实实、本本分分、不卑不亢,不急不躁、不偏不倚;通过一遍遍阅读,一次次品鉴,本着文学评论家的职业道德和良知,坚持按照文学规律来解读文本,评判身边作家作品。这样的批评,既忠实地于自己的感受,也自信于内心的判断,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法国茨维坦·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中说,“文学与批评无所谓优越,都在寻找真理”。因为多读多思,王宁始终对当代文学保持鲜活的感受,在寻找真理的路上保持对创作的准确判断。例如,《撕开我们内心的隐痛》一文从乔叶小说入手,在纵横对比中展开批评家与作家的对话、与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与作品背景的对话,剖析作家思想资源的得与失、精神事象的匮乏丰赡,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文学感知、理性思辨、人生体验与批评创新。

理性地评论地域作家群,要求评论家不仅要论作者作品,还要论证文学地域生成的背景、特征,解读其成长、变化以及心理。评论家要静下心来,长期跟踪,全方位了解,用审美的眼光阐释地域文学,更要肩负起研究问题、发现问题、激浊扬清、引导创作方向的使命。王宁在夯实自己理论基础的同时,时刻关注着本土作家群,她是辛苦的,因为有层出不穷的作品需要阅读,有蜂拥而来的现象等待辨析;但又是快乐的,因为虔心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坐标,的确不容易;苦并快乐着,应该是她读与思的真实写照。

《心灵与文学相遇》的目录分类为倾听小说、对话散文、触摸纪实、感悟诗歌。这样的表达背后,是批评家对作家体贴入微、感同身受的态度。

生活中的王宁,安静沉默、浑然众人,但写文章却理性、大胆,立论扎实,论据丰满。她以一个批评家的悟性与慧眼,表达对文学、人生和社会的真知灼见,希望回到文学发展规律本身,回到文本内部,回到作家的精神心理层面。

王宁评点的作家,大多是本土作家,有的刚刚进入文学大门;评论的作品也往往只在辽宁地区有较大影响,有的还存在不少缺点;但她一律认真对待,在善意中指出作品的不足,以自己的方式激励作家;且因有知热知冷的情感投入,对刚刚开始和正在成长中的作家作品,帮助甚大。

文学评论属于再度创作。不同之处是,评论家要站在更加高远的境界来看待作家作品,通过对作家作品的把握分析,提炼出一种时代精神。这是一种考验,王宁做到了。她的评论以“温、准、狠”为基调,文风温和,却又直指利弊得失,及时地捕捉到了作家作品的精髓,既可以说是时代变革在个人心灵上的投影和折射,也是对地域文学演变发展的另一种记录与诠释。

《心灵与文学相遇》,王宁著,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细节凸现得更加生动、更加密集,一幅幅在以往的散文、史传、纪实等非虚构作品中,常陷于幽暗不明状态的历史画面,也露出了比较清晰的轮廓和比较完整的脉络。

而贯穿在这一历史画面中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正是作者的父亲和他大半生的亲身经历:太湖流域水乡小镇的没落大家族出身,读高中期间适逢全面抗战爆发而集体从军,之后加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迎来革命胜利,全国解放的新时代不久,却蒙冤入狱,继而又连遭运动冲击,“新时期”降临、年已垂暮,终获“落实政策”。类似这样的人与事,在纯虚构的小说和影视剧中已不鲜见。但在用真实素材支撑起来的非虚构写作中,处理这类素材时,怎样才能更妥帖、更有分寸地协调好追溯自家一己悲欢的小叙事和面向大时代的文化省思这两路话语的主次轻重配比,始终是一个难题。

依书尾作者自述,这本书里的三章,来自他不同时期写的不同作品,其中用到了三种不同的叙事。初稿作于1990年代的第一章,曾借“伯父”“伯母”的称谓来间隔和隐藏作者与所述“故事”的亲缘关系。如此所致的叙事面目,反而多了一层在同类题材的散文作品中不太容易见到的情绪上的节制沉稳和语态上的洗练精简,最终对读者的心理触动,其实倒比宣泄、煽情和引申得过多过滥,要更强更深。第二章也即2015年发表的那篇已有广泛好评的《火鸟》,在延续了第一章行文特点之余,添加了书信、笔记和档案等史料性质的图文实证。这种添加,没有改变正文叙事节制有度、宁可“不足”而绝不肯“过”的基调,而是烘云托月似的把正文中的冷峻史的一面,烘托得更冷,把正文中的温情一面,烘托得更暖。而到了第三章,相较前两章,叙事方式上最大的变化是通篇采用了作者为自己母亲直接代言的拟态的“第一人称”视角与语气。与此相应,内心活动的自我表白和联想发散的细节刻画,比前两章明显见多。

通读全书,细察文脉,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处处用力,处处尽心,为他的父母、家族和他本人的一段精神成长历程,以及整个大时代的历史风云,都作了郑重的富有责任感的努力,对于拥有相似素材的写作者,在写作策略和技巧的运用上,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参考。